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6, 15(11), 109-115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11513

Hans汉斯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三重理论镜像

刘书豪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4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6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5日

摘　要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现代性理论的重要思想坐标，在现代性语境中其呈现为三重理论镜像。理论家们据此延展其现代性批判，或通过指认其理论矛盾、否定其有效性以维护资本主义现代性，另有反思学界对其简化和偏离所带来的局限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揭示现代性内在辩证运动，未因时代变迁丧失解释力，始终作为思想资源，促使人们追问时代本质，超越剥削和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

The Triple Theoretical Mirrors of Marx’s Critique of Modernity

Shuhao Liu

Philosophy and Culture Departmen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Beijing

Received: October 4, 2026; accepted: October 26,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5, 2026

Abstract

Marx’s critique of modernity is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coordinate in modernity theory, and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it presents itself as three theoretical mirrors. Theorists have extended his critique of modernity accordingly: some defend capitalist modernity by identifying its theoretical contradictions and denying its validity, while others reflect on the limitations brought about by academic simplification of and deviation from it.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s critique of modernity reveals the inherent dialectical movement of modernity. It has not lost its explanatory power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has always served as an intellectual resource, prompting people to inquire into the essence of the times, transcend exploitation and alienation, and realize

文章引用: 刘书豪.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三重理论镜像[J]. 哲学进展, 2026, 15(11): 109-115.
DOI: 10.12677/acpp.2026.1511513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words

Marx, Modernity, Capitalist Modern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现代性理论系统中，马克思对现代性所作的批判展现出来何种面貌，又是占据着何种地位的？在此，并不是要完整地展现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而是要说明一些被称作是现代性理论家的现代性思想是如何确认或者否认马克思及其现代性批判的，并以此为基础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在论述开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马克思哲学中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内容。需要先行说明的是，马克思本人并未直接使用现代性这一概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概念，却是最早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做出全面诊断的重要思想家。”[1]不过，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以现代为定语，实质性地规定了现代世界的历史和社会内涵。他将“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与“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生产方式相并列，视之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 p. 592)之一，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明确规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 p. 8)。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发现了整个资本主义现代世界的分裂状态，资本主义所谓的进步不过是异化的进步，只不过是把社会结构中的一切变得碎片化、偶然化、断裂化，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各式各类的矛盾、斗争直观地展现在我们具身生存的境遇之中，或者可能隐匿在平静生活的世俗表象之中。马克思揭示道：“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 p. 403)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论域中，资本主义现代性既非抽象的心态体验，亦非单纯的文化感受，而是以大工业为技术基础、以资本增殖为支配原则、以世界市场为扩张方式、以雇佣劳动为社会关系枢纽的特定生产方式及其总体性社会关系。就其内涵而言，这种现代性意味着“现代世界之本质的根据，包含两个基本支柱，即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5]，在马克思的论域中，“现代性主要源于现代生产”[6]，“现代性的命运”[7]构成了其全部哲学的基本关怀。

2. 从马克思哲学中延展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从马克思哲学中延展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大致有三条路径：一些学者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辩证法出发，扩展了对现代性辩证法的理解；一些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出发，扩展了对现代工业主义、技术与权力关系的分析；还有一些理论家从马克思对现代性矛盾的论述出发，展开了对现代性未来出路的思考。

第一，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辩证法出发，延伸对现代性辩证法的理解。在《现代性的昨天、今天和明天》[8]中，马歇尔·伯曼特别指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话中内含的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现代性就是在世界和生活中充满矛盾和冲突、发展和更新的统一性，任何事物都在创造自己的反面，工业和科学的反面是衰退的征兆，机器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激增的反面是大多数人类的饥饿和疲劳的激增，财富积聚的反面是贫困的扩散，技术的胜利的反面是道德败坏和无知，对自然的胜利的反面是

人类成为自身的奴隶，试图突破既有的统一性的屏障，这种痛苦和动荡具有强烈的具身性。在众多学者对现代性及其未来展现彻底绝望和悲观的态度的同时，马克思却转向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发展。对于现代性而言，抛弃现代科技、倒退到前现代状态并非最优解，只有让新生的、革命性的人即工人把握这种新生的、革命性的力量即现代科技和机器，尽管资产阶级的新生性质也能使生产关系更进一步，但远没有从资本主义中新诞生出来的这种力量更能扬弃掉现代性。我们认为，这也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质所在，即既克服现代性之痛苦又重建现代性之新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重构”[9]。伯曼指出近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丧失了这种辩证性质。例如马尔库塞虽然更深入地说明了现代人类的单面向度和现代性的普遍化发展，但却抛弃了马克思笔下的人类能够自我解放、自我变革的终极意蕴，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视为永不停息的活动、生气勃勃的矛盾、辩证的斗争和进步”([8]: p. 671)。伯曼认为，正如马克思等人所启示的那样，往日之现代性的成果及对其之批判，依旧可以为今日乃至未来的现代性吸收发展和自我更新作坚实的基础。正如有学者指出：“资本增殖逻辑与扩张本性是催生现代性的基本动力，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与内在分裂构成滋生现代性问题的社会温床”[10]。

第二，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出发，延伸对现代工业主义、技术与权力关系的分析。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体制维度》[11]中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即在现代国家制度中，资本主义企业化经营给经济社会带来了不稳定、不安定，其中抽象化了的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衔接的关键点，使得劳动者能够通过“自由的”劳动契约被直接纳入生产之中进行更加廉价的经济剥削，而不同于传统国家中对劳动者身体的直接剥削。机器和科技让整个世界充满了不断扩散的流动性，造就了人类对现代性的不安感觉。工业主义并非天然地固定依附于某一种生产方式，其不仅可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缔约，而且也能同社会主义联合。我们认为，如何在这种联合中不仅扬弃掉私有制，而且也扬弃掉技术创新之中机器对人的统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回答的问题。他也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社会转型》[12]中指出，资本主义通常在一些理论家的观点中往往不用来表述现代性，而工业主义和工业社会则是现代性的同义语，从之中能延展出资本主义。吉登斯也指出马克思本人在论述中不用资本主义描绘前现代的经济企业。马克思的经济学不是像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一样描述市场经济活动的现存逻辑，尤其是私有财产的财富逻辑，而是在批判的意义上分析以前的生产关系如何通过劳动力商品转变为资本这种生产关系的，劳动力如何同技术结合起来的，又如何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如何通过劳动契约来剥削抽象劳动力增殖剩余价值的，又如何由资本的关系上升为阶级之间的关系。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但不能把一切社会现象的原因都简单化约为阶级关系，权力和权威也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对配置性资源的占有，因为配置性资源的内涵也是不断变革着的。克瑞珊·库玛在《现代化与工业化》[13]一文中指出，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业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为不太发达的国家开辟道路，展现出一定的发展前景。英国就是通过工业革命不仅影响了自身的发展，而且开辟了世界市场。作者用马克思异化理论分析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非人化，他在此基础上认为工业主义又创造了新的穷人，他们“贫穷的背景，创造力低下，智力低下，都无法根据工业秩序的规则进行竞争”([13]: p. 505)。我们认为，他们的现代性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误读或者挑战了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但他们都是站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做了的持续性批判。

第三，从马克思对现代性矛盾与解放可能性的论述出发，延伸出对现代性未来出路的思考。查尔斯·泰勒侧重于揭示现代性的矛盾面。在《现代性的冲突》[14]中，泰勒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为韦伯等后世思想家的理论指引了一条道路：“工具化的生活模式”([14]: p. 218)对主体的强制性作用，以及主体对这种生存模式的服从，这种主体和客体、主体间的相互异化引发了主体间的原子化，导致生活意义

从我们人类主体的生活环境中被解离出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物体是短暂、流动的商品意象，现代人依赖着“高度特殊的目的”([14]: p. 219)而无时无刻变动着的、不完全的、解离性的联系。在《现代性与现代主义》[15]中，戴维·哈维进一步追问马克思为这种矛盾指出的出路何在？他从伯曼的现代性论述中发展出来对现代性的论述，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工人阶级本身，在自由王国的未来旨趣和必然王国的积极成果之间通过生产者掌握自身命运从而实现人类解放，而资本主义本身由于内在的矛盾性而是不可能将现代性创造的一切福利公平地分配给所有人类的。马克思既是启蒙的建构者，又是启蒙理性的批判者。生产者掌握自身命运这样的观点，在利奥·施特劳斯那里被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哲学对照中。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16]中，施特劳斯区别了尼采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作者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历史的发展是必然的，无阶级的社会是必然的，而在尼采看来，历史是主体的自由抉择。尽管在未来的社会，末人和超人都有可能出现，但马克思和尼采的终极理想就是终结现代性，而这种终结的标志是：“人将首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16]: p. 166)。在《走向对后现代时代之现代性的重新解释》[17]一文中，亚当·塞利格曼则指出，马克思将目光投向未来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有机统合。我们认为，这是由于马克思走向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根源是其超越黑格尔哲学中理性的东西，而从现实生活中找出了历史的逻辑。

3. 借助马克思维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合理性地位

在借助马克思维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合理性这一维度上，一些理论家通过否定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有效性，客观上在马克思主义外部起到了维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作用；另一些理论家则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存在内在矛盾或不足，从而削弱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客观上产生了间接维护资本主义现代性合理性的后果。

第一，通过否定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有效性，客观上维护资本主义现代性。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否定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有效性，主张另一种“重撰”方式，客观上起到了为现代性辩护的效果。我们认为，这种否定客观上使资本主义现代性免于被彻底批判。在《重撰现代性》[18]中，利奥塔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现代性的无意义的“重撰”，并借以批判马克思哲学产生的不良“欺骗”，或者说毫无效果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以揭露隐藏事实的方式重撰现代性具有欺骗性，并不能真正结束资本主义的原罪。“重撰”是“将钟表的指针拨回零点，进行清算，突然引入一个新纪元和新的时期划分”([18]: pp. 139-140)，所谓“拨回零点”指的是回归到一个毫无前见的开端。他认为，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罪之潜在的根源，即剥削工人，这只是“以寻找、标记和命名隐藏的事实的方式”来“重撰现代性”([18]: p. 141)，尽管马克思也指出了要消除工人的异化，使之获得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这种“重撰”就是重复犯罪，重复资本主义的原罪。这位作者留下了一句令所有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会绝望的无情判决：“马克思主义者们曾经以为战胜了人类的异化，但是人类的异化却——几乎寸步未移地——再次出现了。”([18]: p. 142)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判断是对马克思哲学及其现代性批判的亵渎，更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无意义的“重撰”。资本主义现代性固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复归，但我们也不能以此否定马克思及其哲学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并指称其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帮凶。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进而力求人类解放为底色的哲学都失望的话，那我们又要以何种方式走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呢？我们会永远依赖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之中谋求生存。

第二，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具有内在矛盾或不足，从而弱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间接维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合理性。于尔根·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19]中主要分析了马克思对自由概念的双重化解剖，即在“自我的雇佣劳动”中的“矛盾意义”([19]: p. 126)，自由一方面代表着劳动者脱离了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又陷入了“剥

削、贫困和失业等资本主义的宿命”([19]: p. 126)的自由境地，因为在这里存在着韦伯意义上的“规训中的自由”。哈贝马斯在这里重提马克思和韦伯，是为了重构古典现代性概念及其困境，进而引出以交往理性转化古典现代性概念的方案，并以此回应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挑战，而进一步延展自己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他认为从马克思开始，普遍主义就存在着“解中心化”的分析策略和排斥机制，而后现代主义却由此认为理性在不同语境中有着多元的标准。在这里，哈贝马斯维护的是合理化的唯一标准，可以说，他从马克思倒退回了黑格尔，从对现代性的批判倒退回了现代性，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退回到对现代性规范内容的维护，甚至带有向黑格尔式理性总体性复归的意味。无独有偶，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导论：领域的断裂》[20]中，丹尼尔·贝尔首先认为马克思考察社会的策略同黑格尔的理论有着近似性，都是将社会历史的发展看做一个连续的、有多个阶段的整体。只不过黑格尔将其视为绝对精神，马克思将其视为生产方式。将马克思的理论和黑格尔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等同起来，认为社会历史辩证发展的最根本的目的和动力是理性自身的目的，贝尔对此明确指出，理性这套范式在当下已经站不住脚。

4. 对后世理论家解读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再反思

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故是现代性的坚持者；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的现代主义者，因而并非毫无保留地坚持现代性；他不仅不完全赞同现代性，相反还极力批判现代性，尤其是现代性的拜物教特征”[21]，所以在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解读而引发的各种思潮的反思和批判中，一些理论家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简化和偏离展开了批判，也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规划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进行了阐释。

第一，对简化或偏离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反思。在我们看来，彼得·奥斯本对伯曼、安德森、阿尔都塞的讨论客观上揭示了这些解读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简化或偏离。奥斯本的《现代性是一个性质的而非编年史的范畴：有关不同历史时期之辩证法的笔记》[22]在一众思想家的现代性思想中涉及了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说明了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在后世思想家思想中的进一步发展或是曲解。其中，曲解的部分是因为脱离社会和历史的具体视域、脱离批判和扬弃的理论方法讨论资本主义现代性和自由主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对于历史事物发展中的内含的差别性、异质性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短暂性的概念。奥斯本在文中主张，现代性是性质层面的范畴，而非编年时间意义上的范畴，现代性体现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意识与对短暂性的理解。文章围绕佩里·安德森对伯曼的批评展开，奥斯本认为安德森对伯曼的批判仅部分成立。安德森批评伯曼脱离具体历史语境，以带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视角解读资本主义现代化，简化了马克思理论中的差异性与短暂性。奥斯本还提及了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的历史概念的论述。阿尔都塞区分了黑格尔以及经验主义的历史理论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尤其认为马克思历史概念中的短暂性、差别性是不同于黑格尔历史概念中的“同质的连续性”和“同期性”([22]: p. 297)的，尽管二者都承认社会是一个发展的整体，即历史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马克思的历史概念说明了现代性的限度。作者在此意义上批判了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的历史概念的进一步阐释，既肯定阿尔都塞的事态分析揭示了将现代性作为总体历史范畴所存在的限度，又批评这种分析无法思考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因而需要恢复总体化的历史时间概念。作者引述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即“世界历史‘并不是始终存在；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一种结果’”([22]: p. 299)。文中指出，资本主义之结果就是历史的普遍化，但正如维拉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并未使历史统一起来，总体化是另一种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的任务。的确，我们认同奥斯本的看法，现代性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概念，其应当随着时代条件的转变而被赋予新的意义。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规划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进行了阐释和批判。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

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主题的变奏曲》[23]中写道，本雅明的现代性概念结合了波德莱尔的“变幻无常”的概念和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在本雅明的现代性概念中展开为“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恶魔式观点”([23]: p. 252)，也就是说，市场也是变幻无常的，在叙述策略上，马克思也运用了商品拜物教和“所运用于市场的巫术比喻”([23]: p. 252)来阐发市场的这种变幻无常的特性，这同波德莱尔把现代性视为短暂、偶然、流变的观点具有相近性。这位作者也区分了现代性哲学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是积极的，另一种是消极的，前者把现代性合理化，后者力图超越现代性。卡林内斯库所描述的这种从时间意识和审美现代性出发理解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路径，在爱德华·索亚看来恰恰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根本缺失，即对空间维度的忽视。索亚的《现代性的解构与重建》[24]以地理学的空间概念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性批判的空间维度的忽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本体论的关键之所在”([24]: p. 826)即辩证法应当与考察时间即现代性和空间即地理学、社会历史存在都有一定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就是现代性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复杂的、发展着的。现代性的辩证法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内在对立，一切社会存在都在孕育自己的对立面。作者认为：“现代化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首先被概念化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转变，是过去一切社会重构之中最为划时代的，也是界定现代性与特定生产方式相结合之契机最为划时代的”([24]: p. 832)，这种界定仅仅是时间维度的，而地理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则是“不必要的复杂性”([24]: p. 833)而已。不过，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界和批判作用被一些理论简化了、狭隘化了，社会科学出现了空间的空场和时间的机械化、静止化、循环化，力图寻求某种自然科学理论中的因果关系，用此种时间消灭空间，“这一进程的地理学当其在根本上被发现时，要么被看作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要么就被看作是一种近乎附带的结果”([24]: p. 833)，从而让一些理论家在空间维度得手，也就是说，他们用单一的现代化模式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国家和地区都应当步入同一种现代化进程。进而，索亚还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主要集中于哲学性、美学性的解释说明，而脱离了劳动过程、工厂场所、社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从而脱离了这门社会科学“改变世界”的初衷。

5. 结论

在现代性理论的多维谱系中，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我们通过梳理现代性语境下不同理论家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解读、误用、批判和反思，揭示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三重理论视域。

纵观这些众多的阐释和争论，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解释力。它既不是对现代性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现代性的无条件承认，而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深刻揭示了现代性内在的辩证运动。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既是资本现代性的批判者，也是新现代性的构建者”[25]，他“立足于理性与价值的统一，结合对‘世界历史’的论述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分析，阐发了他的现代性思想”[26]。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和普遍联系，而且不断再现着自身的矛盾和危机，与此同时，也孕育了更高社会形态出现的客观条件和主体之维。“若希冀于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回望中前进，就必须立足批判场域并把握其内在融贯的总体性，从而真正科学地诠释何为克服资本现代性的历史必然。”[27]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是一个我们可以不断进行对话的对象和思想资源，促使我们不断追问，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我们的现今时代，我们应当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异化，我们应当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俞吾金.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1): 4-10+205.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 吴晓明. 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J]. 学术月刊, 2006(2): 46-52.

[6] 丰子义.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4): 53-62+206.

[7] 贺来. 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课题[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0(3): 24-28+95.

[8] 马歇尔·伯曼. 现代性的昨天、今天和明天[M]//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 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660-678.

[9] 刘同舫.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 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2): 4-23, 202.

[10] 徐平. 马克思现代性的生成论批判[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8(5): 1-6.

[11]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体制维度[M]//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 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413-417.

[12] 安东尼·吉登斯. 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社会转型[M]//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 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418-436.

[13] 克瑞珊·库玛. 现代化与工业化[M]//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 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489-511.

[14] 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的冲突[M]//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 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213-237.

[15] 戴维·哈维. 现代性与现代主义[M]//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 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866-886.

[16] 利奥·施特劳斯.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M]//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 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157-167.

[17] 亚当·塞利格曼. 走向对后现代时代之现代性的重新解释[M]//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 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300-315.

[18]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重撰现代性[M]//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 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138-147.

[19] 于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概念——两条传统的回顾[M]//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 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120-137.

[20]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导论: 领域的断裂[M]//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 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845-865.

[21] 王凤才. 21 世纪语境中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 [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5(2): 11-16.

[22] 彼得·奥斯本. 现代性是一个性质的而非编年史的范畴: 有关不同历史时期之辩证法的笔记[M]//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 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282-299.

[23] 马泰·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 现代主义, 现代化——现代主题的变奏曲[M]//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 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250-264.

[24] 爱德华·索亚. 现代性的解构与重建[M]//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 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826-841.

[25] 臧峰宇.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7): 39-55+204-205.

[26] 邹广文.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野及其当代启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5): 59-66.

[27] 肖霖, 王浩斌. 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意义[J]. 江南论坛, 2026(3): 50-55.